

搭乘波音客机去东南亚，座位为后舱某排B，靠走道，起飞不久，A座见我总斜伸着脖颈眺向窗外，津津有味于护航的浮云，便主动把临窗的位置让给我。

其实我更喜欢鸟瞰大地，迷的是宙斯从奥林匹亚山巅回视尘寰的缥缈，当然脱不了云烟过眼，要在舒卷有致，层次分明，隙缝间的倏尔一瞥，才更见天上人间，天机云锦。

“北方干燥，水份少，云轻飘飘的没有份量。”我自言自语，神往于南国的云海涛涛。

“您慢慢领略，北方的云也有北方的韵致。”他说，“无非是闲散、安逸。”

“你是诗人？”我问。

“不，我是搞数学的。”他答。

数学啊？怎么会是数学？——想不到，想不到。

“我看您倒有点像诗人。”他把球踢了回来。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您这么大岁数，还有雅兴看云。瞧其他乘客，不是翻书看报，就是闭目养神。”

啊，我是上了年纪了。平常不在意，经他一提醒，才意识到逼近古稀。古稀看云，看它的须臾白衣，转瞬苍狗？看它的“得路直为霖济物，不然闲共鹤忘机”？哈哈！一切

## 人生经历

## 分钱

顾长清

人称农民刘大海是个“搞钱手”，老伴蒋淑英是个“聚钱斗”。是的，刘大海家的小日子一直过得挺舒服。自他在村里第一个搞了大棚生产蔬菜以后，每年都要赚个十万、八万的，把三个男孩都培养成大学生，当上了国家工作人员，找的儿媳也是“板门对板门”。工作了几年，家家都有一笔钱存在银行里。

刘大海夫妻都临近80了。刘大海因患脑梗住院治疗，照料他的老伴蒋淑英和他商量：“我们都是晚上脱了鞋，早上不知来不来的人，趁还活着，不如把存在银行里的钱分给孩子们算了。”

刘大海一贯尊重老伴的意见，就答应了。

一天，儿孙们来刘大海家团聚。午饭完毕，召开“家庭会”，讨论分钱的事。

老大刘学勇首先开腔：“我们夫妻俩都在科研部门工作，每年有近20万元的收入，我们不要父母一分钱，父母向我们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。”

老二刘学勇夫妻都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，年收入不亚于老大，和老大表了一样的态度。

谁知，到了老三，意见有了分歧。还没等到老三刘学才开口，他的妻子丁小花抢先发言：“我们夫妻都在县里工作，收入赶不上两个哥哥，既然父母愿意把钱拿出来分，而两个哥哥又不要，那就给我们买辆小汽车上下班吧！”一下子“讨论会”出现僵局。

“老三的夫人性格开朗，平时与人相处，没有一个不说她大方，今天怎么表现得如此自私？”大家心里嘀咕。

多年来，兄弟三家都相处和谐，今天，何别为分钱伤感情？冷场10分钟后，老大开口：“这事就讨论到这里吧，钱是父母的，给不给老三由父母决定。”

老三夫妻在本县工作，对刘大海夫妻的照顾要比在外地工作的老大、老二多得多。就凭这一点，刘大海夫妇觉得全给老三家也好，便说：“既然兄弟俩表态不要这钱，老三老婆也说了出口，那就全给老三家吧！”

世界上出人意料的事无时不有。就在刘大海把银行支票交给三儿媳丁小花的第三天，媒体宣传了刘大海捐款10万元支持县里的两个贫困村、帮助贫困户翻身的事迹。

刘大海夫妇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，齐声夸赞三儿媳想得周到。两对哥嫂接到母亲蒋淑英打来的报喜电话，也个个竖起大拇指。

## 天伦之乐

## 春天是闻到的

魏列伟

多年以前一个冬夜里，女儿曾经扑闪着水灵的眼睛，天真地问我春天什么时候来？我告诉她快了。她又问怎么才能知道春天来了呢？我便神秘而又笃信地告诉她，当你闻到春天的味道，春天就来了。

对于孩子，我没有撒谎。春天的味道，真的能够闻到。

每年的冬春交替之际，我总会站在凛冽的寒风里，期待春的姗姗到来。我知道，感知春天绝不能隔岸观柳，等到河岸柳林泛出绿色，出现春的征象。若是等到那时，知晓春天便晚了。

其实，春的到来远比征象的出现要早，早到寒冷犹存的残冬时日。然而某天，当我们冻得发红泛紫的鼻子裸露在寒空气中，便有一股特别清新而又熟悉的气息忽然潜入鼻孔，潜入心田。那样一种熟悉而又久违的气息，便是最早飘忽而至的春天的味道。

这时，你必定异常兴奋地呼吸，并且通过呼吸的传导，想更多地享受这股春天的味道，然而它又若有若无，转瞬即逝。环视四周，仍旧一派冬日的凋敝与萧瑟，了无生机，仍旧是天寒地冻，不见丝毫春的迹象。甚至让人怀疑，刚才的感觉仅是一种幻觉而已。

春天悄无声息地潜伏在残冬笼罩的大地和万物中。看上去大地仍被冬天包裹着，显得冷峻而又肃穆，但春天的生命却早已苏醒并顽强孕育，在暗地涌动和勃发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遏制住它。开天辟地，年复一年，何曾见过冬季能够阻止得了春天的脚步？春的气息早在冬去春来之际，便已魔幻精灵般散发了出来，向人们透露春的消息。

前不久听到一首歌，叫做《春天的味道》。歌词写道：“静静看着泥土下，第一颗种子发芽，树尖的冰雪融化，绽放美丽丽的花；冷风中隐约飘来春天的味道，宣告着漫长等待就要结束了。”

## 四季放歌

## 空友

卜毓方

尽在不言中。而他呢，鬓角无霜，眼梢无纹，约莫四十初度，五十尚遥，犹处“少年心事当拿云”的收官阶段，他不稀罕看，他要的是云龙凤虎，云蒸霞蔚。

“能告诉我您的职业吗？”他问。

鉴于让位的情谊，我如实相告：“从报社退休，写写散文。”

“散文跟诗只有一箭之遥。”他说。

我颌首。

“您乘了多少趟飞机了？”他又问。

早年航空业不发达，口袋里钞票也有限，难得潇洒作一回御风之旅，偶尔屈指，历历可数。现在呢，航空进步，收入增加，出远门，尤其是出国，已习惯了以飞机代步，懒得计数——是以回答不出。

“我是256次。”他说。

“记得这么确切？”

“您不信？”他给我看一个笔记本，“这儿有记录。”

难以置信；之前的255次，年月日，航班，座号，出发地，终止地，里程，邻座的姓名，职业、地址、电话，以及别后的联络，分门别类，一清二楚。

“为什么要记这个？这跟数学有关吗？”

“与数学无关，不，也可说有一点关联。”他答，“有句

老话，叫‘百年修得同船渡’，那么，我跟他们同乘一架飞机，同在一排座位，肩挨着肩，心跳连着心跳，一起在天上飞越千里万里，这是要几百年几千年才修得的缘分啊！”

“所以你极为珍惜，日后还和他们保持联系。”

“是啊。我这次去泰国，就是应一位空友之邀，九三年飞大连时认识的，他现在曼谷经商。”

空友？以前只听说空姐、空嫂、空客，以及战友、校友、酒友、牌友、网友之类，今日与闻，顿感，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概念，而是深谊缘之三昧的诗心。

我当即对他的诗心折服，在他的笔记本上留下联络方式。作为交换，他给了我一张名片。这才发现，原来我们不仅同城、同区，还共享一座公园，我栖居之北，他居园之南。站在我家南向的阳台，可呼应他的北窗。

从东南亚回来，友谊就因公园而延伸。于此特别公示一例：我是羽毛球爱好者，大学时期，就是侯加昌、汤仙虎的超级粉丝，球拍一握数十年，园里有我一帮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的玩伴。他理，原先喜欢下围棋，自打与我相识、相交，也跃跃欲试地拿起羽毛球拍，从空友发展为球友。

而我，受他的感染，从此对因缘说高看一眼——我并非佛教徒，但这不妨碍我对它的采纳。科学家说，我们置身的这个宇宙，产生于创世大爆炸，且一刻不停地无限膨胀，亿兆星球，凭它们在流浪长途中的瞬时方位，构成各自的星座。而人，在我看来，也是具体而微的星球，同样终生不停地流浪啊流浪，流浪者和流浪者的偶然相遇，就是尘缘。既涉缘分，必得珍视。亲朋故旧，不用说了。文友、书友、画友、博友、球友、旅友、钓友，乃至餐友、会友，也不用说了。纵然行走街头，与一笑容灿烂的生熟者目光交接，我也会当他是街友，而报以同等品质的微笑。



桃红柳绿 徐峻山 摄

## 合德小街，那时的依稀

蔡中科

一晃，66年过去了，目睹繁华县城合德镇，她的旧时之景时时映在我依稀的记忆中……

孩提时代的合德小镇，只有几百户人家。我家住在小洋河南岸的桥南街西堆巷。那时，我家被沟、河、港、汉所包围。满眼都是水，与水有着不解情缘。

夏日，我同小伙伴们常在小洋河里戏水，趴在小码头的石板上“打泡泡”。渴了，用手掬起清凉的河水喝上几口，那水，真是好甜好甜。“鲶鱼”在光光的腿档里钻来钻去，弄得你痒痒的，随手就能抓上条把把……那小洋沟通着活水，西入小洋河，东连穿过西朝阳桥东的“唐家小闸”，时可南来北往通运输的小河。此河经街中间昌北闸，再过街南首的小闸向南汇入运棉河、黄沙河、新洋港……小洋沟里不时传来小渔船的“哐当！哐当！”的响板声，也能见到全身穿着橡皮衣裤的“摸杈人”。家里能很方便地买到斤把鱼，和咸菜煮上一碗。在那时，这算是美餐了。再说，东边的一个大塘，当时的合德镇政府就建在它的东边。那年小洋河扩淤，大塘和小洋沟要被填平，待水快要被人工辟干时，塘里沟里的鱼活蹦乱跳，煞是喜人。

我家住的桥南街及永胜街的街坊邻居，除几户彭姓人家是从建湖迁入及个别是海门人家外，基本上是阜宁沟墩东迁到合德的第一批移民。房屋几乎是一色水的管塘茅草屋。当时的射阳浴室坐落在西朝阳桥的西南不远处，条件十分简陋。一条街上，三十几户人家，十余户在澡堂里工作，有擦背的，有修脚的，有做茶房(服务员)的……东街头，有刘记豆腐店，街西头，有吴姓豆腐坊。大跃进那会儿，每家的锅都被收缴砸

碎“大炼钢铁”去了，吴姓豆腐坊便成了西边十几家的大食堂。我家人口多，一大头盆盛十五碗“稀粥”，哪里能填饱肚子。一个星期，一家能分到一小盆豆腐渣，吃到豆腐渣，我心里真高兴，它比“酒糟团”，“红旗饼”香……翻身巷里盼翻身，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九八六年，那一大排七倒八歪的草屋终于被拆搬迁……

说起桥南老小街的繁华，无非是街面上商铺集中，人群熙攘。这条街上，有布店、银行、戏园、熏腊店、小商店、三窑店、鱼行、诊所、文化商店、刻字庄、修鞋的、敲白铁的、打铁的、弹棉花的、做缝纫的……西朝阳桥当时是一座木桥。桥的南下面是朱姓一渔船，船头支一大网，渔网起时，小鱼、大鱼竞相蹦跳，吸引众人围观。南桥北头，朱家豆花、张家馄饨味道鲜美令人垂涎；李家茶炉、徐家剃头铺人来人往；烟摊、水果摊、烧饼油条摊，更有姚家熏烧摊，让人驻足。从北向南骑行，“叮叮当当”的打铁声、“哐、哐、哐”的敲白铁声、“嗷、嗷、嗷”的弹花声、磨坊的驴叫声、戏园的锣鼓声、小贩的叫卖声、人声、犬吠声，还有夜深时“小心火烛”的打更声，不绝于耳，成了当时老小街一道风景……

近年来，才从有关渠道知道衣胞之地——合德地名的由来。原来有一位来此处兴办实业的资者，送给了县政府一块牌匾，匾题“资政通合，德泽惠民”。意寓，投资者与政府通力合作，用德泽惠及黎民百姓。故此开发不久的未名之地便取第一句末之“合”和第二句首的“德”字命名为“合德”，亦有合心合德之意。愿新老合德人能承此合心合德之内涵，将家乡建设得更加繁荣，实现更加美好的梦想……

## 忆海勾沉

那时候，茅草地多，田埂地畈，沟堤塘边满眼皆是，经过一冬天寒地冻，田头路边的排灌沟里的水已经消耗殆尽，露出软绵绵的河床，我们就顺着沟底上学。不知道打头的是谁发现沟堤上长着一片茂盛的茅针，于是大家蜂拥而上，片刻工夫就一扫而光，每人手中都握着一大把茅针。

农家娃没那么多讲究，顾不上手上的草叶泥土，剥开苞衣，把里面雪白的花穗，丢进嘴里，软绵绵、甜丝丝的，如果一条一条吃嫌不过瘾，索性拔上满满一大把，全部剥开捏成团，一口吃个痛快。

就这样一路吃，一路乐，等到学校时，看看时间还早，于是大伙一字排开，不分男女孩子，一排溜躺在河坡上享受这温暖的春光，直到预备铃响，这才拎起书包往各自班级跑。

待到夏初，躲过春劫的茅针，依然吐出绒毛般洁白的花穗，于万绿丛中一展冰清玉洁的本质。据说诗经时代，茅针花曾是人们定情之物，有“自牧归洵，洵美且异。匪女之为美，美人之贻”的诗句为证。

如今，由于家庭农场的不断涌现和联耕联种的大面积推广，田埂少了，过去的茅草地已经不多见了，茅针也不多见，儿时的那种甘美只能留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。

## 农家

江正

我造访一户普通的农家，  
背依青松，绿叶遮荫新楼红瓦。  
院墙内架一排铁笔喂鸭，  
屋后塘里养的鱼虾；  
大棚里银耳正在繁衍，  
猪圈里母猪带一群热闹的猪娃。

家前屋后的一切向我展示，  
主人善于理财致富成家，  
生活得颇有雅兴，  
阳台上腊梅、牡丹盛开鲜花，  
我欣赏身边的能干老人，  
汗水擦拭着脸上风蚀的年华。

观景我不觉心头潮涌，  
门上对联替我接上话茬：  
上联是：勤劳致富；  
下联是：梦想开花。

横批更精辟，幸福人家。

## 头脑的天空云最蓝

姜建国

人的大脑是一笔最大的财富，头脑的天空云最蓝，运用脑髓，放出眼光，于细微处感知，于同一中求异彩，从而发现市场需求和顾客的消费心理，继之设计出独特的产品，并以闪电般的迅捷付诸实施，就会赢得巨大效益。

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，市场上一些有明显优势的制高点，眼疾手快者早已捷足先登，后来者如果不辟蹊径，而一味在别人后面打转，其结果尝到的永远是“落伍者”的滋味。于是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“一家生产太阳神，万家经营口服液”的雷同症，其结果必然酿成千军万马走独木桥，大家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悲剧。

有人预料，主宰21世纪企业经营的，将是那些决定经营思想，在技术开发和市场开发等领域具有高度专门技能的人。21世纪知识产业社会里的职业革命应该称作“脑民革命”。企业应按照消费者新的生活意识与生活价值观，开发出能与其产生共鸣的“生活共感型”市场，开发出能与消费者一起创造新的生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“生活共创型”市场，因此，到那时，对主导知识社会的经营者，应首先是具有极其高度的知识能力的脑民。

孟子说过：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”这劳心者可看成是“脑民”。陶行知说得更实在：“在劳力上劳心，是一切发明之母，事事在劳力上劳心，便可得事物之真理。”生于俗世的人，不外乎两个追求，一是有钱，二是值钱。有钱的人不一定值钱，但值钱的人早晚会有钱。一个人只有运用脑髓，不断学习，增加才干，才能使自己值钱。乔布斯正是充分运用自己的大脑，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个充满创新品质、备受世人崇拜、其创造力和想象力均达到终值的值钱的人。宋代诗人孔武仲写过一首诗曰：

推到西墙半日功，暑天饶作一窗风。  
人间岂有炎凉隔，只在施为向背中。

房子里没有窗，家里不通风，很闷热，主人动了脑筋，在西墙上开了扇窗，立即生了奇效。人间的事，用脑与否，施为向背，效果殊异。凡事用了脑子，则可化腐朽为神奇，化不利为有利。信否！

## 灵机一现

## 油菜花开童年乐

居文俊

清明前，由县摄影学会会长吉青率队，我有幸参加海河镇党委政府举办的“家乡的油菜花2016”歌咏大赛活动。

“油菜花开遍地黄，潺潺流水向远方，每年相约在春风里，河边路旁两相望……”在北京歌咏演员陈思想如天般的歌喉中，恍惚间，我徜徉在50年前美妙的遐想里。台上油菜花丛中每一位美貌少女，酷似我当年儿时的玩伴。

孩童时的我，虽生活在困难时期，仍不顾食不饱、穿不暖，时常遁迹于绽放的油菜花丛。家乡的油菜花，伴着我儿时小伙伴们一起玩耍、欢笑。“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”，少年不识愁滋味地尽情享受油菜花的馨香，感受阳光下的喜悦与欢乐。

岁月更迭，值得回味的童年，至今只能在云彩中、梦幻里漫游。命运多舛的我一路翻滚跌爬过来，当年的发小，均已成家立业，而我还是孤家寡人，没有当年在油菜花丛中嬉戏的同龄人愿意与我这个“黑五类”走到一起，建立家庭。

进入青年的我，时常漫步在油菜花灿烂的阡陌中，百思不得其解。随着时光流逝，经历沧桑世事后的我慢慢领悟。不是家乡的油菜花无情，而是春夏秋冬、日升日落的时代变迁，使我跌宕起伏，没有与油菜花同时怒放。“桃花”运，在风雨泥泞中走到幸运，幸福的今天，虽然尚处社会底层，尚可衣食丰足，不为钱粮操心。10多年前，离开家乡油菜花田，走进县城三室两厅的近120平米的商品房。现已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农民日报》、《法制日报》、《健康报》、《中国中医药报》、《人民卫生报》、《新华时报》、《盐垦大众报》、《射阳日报》等众多报刊发表3000余篇新闻通讯、诗词歌赋、散文杂谈、论文透视，虽未成名成家，我已十分知足常乐、开心快乐。

由衷感谢海河人能人、乡贤李王国的“家乡的油菜花”的歌词，亦感谢“家乡的油菜花”原唱陈思小姐的动情演唱，更感谢海河镇党委与政府举办的这次活动，他们勾起我50年前的回忆，在春风荡漾时重温家乡油菜花中少年的欢愉快乐。

油菜花开春风里，童年快乐梦境回；  
弹指一挥瞬闪过，纯美笑颜难忘怀；  
友情爱情至亲情，油菜花开吾心扉；  
云卷云舒花开谢，无言深情似大海。

## 做一个精致的男人

春水

一个精致的男人有着独特的个性，彰显着自我与众不同的特征。这样的男人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。他了解自己的不足，懂得如何用得体的服装、良好的言谈举止，让自己始终保持清爽宜人的气质。他会松弛地度过，懂得将事业与享受生活并重。他知道什么样的应酬应该拒绝，努力将休闲的浪漫时光交与妻儿或女友共享。

这样的男人即使讲一些笑话，也不会让人感到庸俗，而是让人从会意的笑声中获得精神愉悦。他会在面对窘迫时敢于自嘲，对别人的尴尬能及时化解，而与那种左右逢源、八面玲珑的圆滑有着本质的不同。这样的男人让人信赖、让人尊重，其家庭充满温馨，其工作场所充满阳光。

这样的男人会宽容大度，面对女人有一颗包容的心，这样的男人懂得尊重女性，知道女人的禀性和习性，面对女人的娇矜、任性、小聪明、小诡计，微笑着注视，含蓄着首肯。这样的男人能分清什么是友情，什么是爱情，能够在呵护宠爱女人的过程中分清是非和责任。

一个精致的男人是乐于进取，不墨守成规，不唯我独尊，知道用开阔的视野来涉猎新的领域，懂得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，不断追求自我超越。他并不在于是否全身上下挂名牌，而在于虽身着普通布衣，依然能显示出优雅谈吐的谈吐。并不在于每餐吃山珍海味，而在于他咬一口绿叶青菜，喝一口白开水，依然能品出欢喜，喝出甘甜。

这样男人并不在于是否懂得欣赏名画、擅长吟诗作赋，而在于欣赏一幅画、一阙词、一曲赋，能够用心感受到别样的美，领悟到一种触动心灵的意境。

精致男人的品位是用权力和金钱包装不出来的，就如女人用再多的化妆品也包装不出天然的肌肤。包装出来的“精致”只能是“虚伪”，即便是用金钱包装出来的“精致”也只能是“作秀”。

想做个精致的男人，就应该不断提高文化素养，把自己融入时代洪流中锻炼骄阳般的人格魅力，从一举手一投足的每个细节做起。

## 人生感悟